

Fever Pitch 极度狂热

我爱上足球，正如我随后爱上女人：突然其来，无可理喻，猝不及防，
也丝毫没想到它可能会给我带来的痛苦和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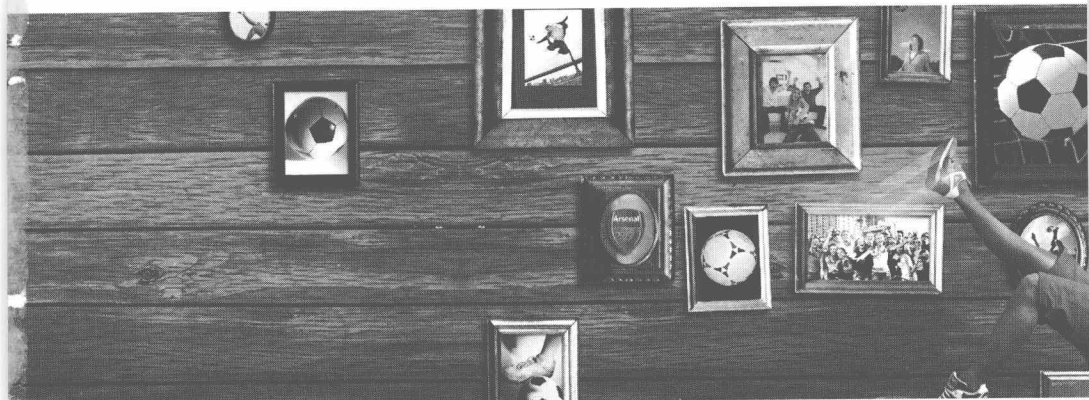
[英] 尼克·霍恩比 / 著 沙迎风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Fever Pitch 极度狂热

[英] 尼克·霍恩比 / 著 沙迎风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霍恩比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度狂热 / (英) 霍恩比著; 沙迎风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9
ISBN 978-7-5470-0145-5

I. 极… II. ①霍…②沙…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374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8mm×228mm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9.75

出版时间: 2009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会鹏

特约编辑: 余慧

装帧设计: 引文馆·垠子

书号: ISBN 978-7-5470-0145-5

定价: 2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导 读

文/牛二平

中文简体版《极度狂热》终于问世，这是中国阿森纳球迷和英超球迷的一件喜事，也是热爱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著作的许多球迷，影迷，乐迷，以及对英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中国读者的一件喜事。

《极度狂热》一书是英国畅销小说家，散文和音乐评论作者尼克·霍恩比的成名作，是一本日记体自传。

但此书一直被许多书评和影评误称为小说，主要是因为这本自传吸引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许多小说，当《极度狂热》在1992年出版后，自然也吸引了电影编剧们的眼球。根据原作，英国（1997年）和好莱坞（2005年）先后拍摄了两部上座率极佳的同名爱情故事片。

英文版的电影剧本是作者本人编写的，因此影片较好地体现了尼克·霍恩比作品中特有的庄谐互见，“沮丧的幽默”等创作风格。内容也是基于作者本人的经历，围绕阿森纳赢得顶级联赛冠军的1988—1989赛季，讲述了足球是如何毫无“怜悯”地影响着一个球迷的生活，讲述了“当你爱上一个女人却崇拜11个男人时”生活将会是如何的复杂。

而好莱坞版的同名电影讲的则是美国棒球迷的爱情故事了。

《极度狂热》原著很容易被看成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尼克·霍恩比成名之后，又创作了两本畅销小说：《失恋排行榜》（High-Fidelity）和

《关于一个男孩》（About a Boy），而这两本书也都在电影《极度狂热》之后，被陆续拍成了精彩的故事片。

青春的迷惘，理想而狂热的性情，独立于世的生活态度……尼克·霍恩比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作者本人的身影。

而这本《极度狂热》堪称解读尼克·霍恩比其他著作的指南。

这其实是他在做心理咨询时，为清理自己痴迷于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前因后果，写就的一本回忆录。书中包括70多篇日记，每一篇基本上都是围绕1968—1992年期间的一场比赛，以日记的形式，反思了自己几十年作为阿森纳球迷的心路，并记录了在这段时期内，俱乐部与其球迷之间的历史和纠葛。

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体育题材作品的一株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讲，促进了当时这类作品的繁荣。

《极度狂热》因此荣获了1992年威廉·希尔年度体育图书奖。

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提到：他企图通过《极度狂热》，从一个侧面去剖析他自己痴迷的性格。企图说明为什么一个男孩子在上学时建立起来的这种和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关系，会久久地维持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比任何他自愿涉入的人际关系都要长？为什么这种关系能历经种种异议，沮丧甚至怨恨而生存？……

作者说：

“这本书是为我们这些人所写，也是为了那些想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痴迷的人所写。尽管书中细节的描写完全属于我个人的经历，但我仍然希望这本书也能触及到一些人的心弦：那些人在工作的时候，或在剧院中，或在谈话过程中，常会开始走神：恍然间似乎回到10年，15年甚至20年前，眼前会闪过那记左脚凌空踢入球网右上角的劲射。”

但这本书出版后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作者最初的意愿。

他不再只是为足球迷而写，也不只是为那些希望了解足球迷的人们所写，相信任何球迷，影迷，乐迷——任何热情专注并沉迷于某项事物的人们，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也很可能会对号入座，在其中发现自己有些疯疯癫癫的影子；相信他们身边那些关心他们的人们，也会在书中找到让他们担心困惑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使他们能够更加体谅和理解这些似乎迷失了的亲人或朋友。

2005年我收到了一个生日礼物，一本特版的《极度狂热》，那是为了纪念共同度过风风雨雨93年的即将拆迁的海布里球场，阿森纳俱乐部送给会员们的礼物。当我翻开那本书，读了几页后，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本，能与更多的朋友共赏同享。

尼克·霍恩比对自己内心深处淋漓尽致的剖析，对书中其他人物生动的刻画，以及对足球场上龙腾虎跃画面和众生百态精湛的描写，从原著的那篇序开始，立即让我这个不太喜欢读自传的小说迷，体验到了在读小说时，不常体验过的一种震撼和感动。

认识的球迷朋友们在谈到这本书时，也都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记得当时大家在球迷论坛上讨论这本书时，立即掀起了一次对《极度狂热》的极度狂热的浪潮。

和本书作者一样，对许多球迷来说，足球可能胜过了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东西，球迷生活也注定影响到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诸多方面。

他们的年份是以球队的赛季作为单位，他们的作息因球赛的时间而改变，球队的比赛甚至左右了他们的着装和饮食：选择一天的穿着不是由时宜和场合来决定，而是根据主场客场队服的颜色；最过分的是，比赛当天的食谱也会因比赛而定，吃鸡翅膀还是猪肚子（guts——英语中的双义词：内

脏，胆量），那要看球队在球场上需要的是灵活的双翼，还是团队的血性了……

他们可能会忘掉自己毕业典礼是哪一天，但却能清楚地记得，毕业典礼那天的凌晨球队比赛的结果；提起一些重大事件的日子，他们立即想到的，可能并不是那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同一天的比赛中，那几个精彩进球的细节……

为了球队的胜利，他们甚至会用自己生活或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事情来许愿。尼克·霍恩比从剑桥毕业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的职业前程依然一筹莫展。1989年，他有了一个很好的“拯救前程”的机会，只是在此同时，他关注的阿森纳俱乐部，也面临着一个近20年不遇的夺冠机会，在两个机会面前，作者在内心做出了选择：

“……1989年5月，我正在等待我写的一个稿件的回音，在那同时，阿森纳似乎要丢掉一个十八年来，第一次最接近顶级联赛冠军的机会。我的那个稿件，是一个滑稽剧的剧本，看起来比任何一次都有可能被接受；我已经与4频道的人见了面，他们很感兴趣，剧本被采用的希望很大。但是，在赛季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球队主场被德比郡击败，在这个糟糕的结果之后，情急之下，我决定作一项个人的牺牲而许了个愿（那个剧本如被采用，就有可能拯救我的前程以及那份逐渐遗忘的自尊），要用我剧本的成功来换取阿森纳球队的冠军：如果我们赢了联赛冠军，剧本被回绝也没有关系。但当我真的收到了剧本被回绝的信件时，那种痛彻心肺的失望延续了好几个月！好在，冠军杯随之而来，两年之后的现在，那种失望早已消失，但一想到赢了比赛的迈克尔·托马斯（Michael Thomas）的那个进球，一种欢喜欲狂的感觉至今仍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知道，我许愿做出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

相信我们身边的球迷，也都曾为球队做出过形形色色类似的许愿。看到

他们如愿以偿的兴奋和欢乐，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都会以为天空晴朗了许多；而当球队遭遇挫折和困难时，他们的沮丧甚至愤怒，也会破坏他（她）周围的每一个人的情绪。

在最后一个“他”后面的括弧中加了一个“她”字，因为足球，已不再是单纯男人的运动，球迷中裙裾飘扬已成为球场看台上一道艳丽的风景线，足球的影响不再仅限于喜爱足球运动本身的男人们，它已经以各种方式影响到许许多多，几乎很难和球迷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各个角落的男女老少们。

看完这本书，也许读者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

除此之外，《极度狂热》不仅为我们展现了英国足球文化的传统和经典，书中也涉及到英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不同层面。相信这本翻译著作，一定能够为我们中国读者带来很多的收获和享受。

当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我对足球一无所知，而读完书之后，不知怎么，自己也成了疯狂球迷世界的一员。

“所以，请对他们宽容，请容忍这些将一个体育活动的某个时刻描述成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时刻的人。我们并不是缺少想象力，我们也不是过着悲惨和贫困的生活；只是现实生活比较苍白，比较无味，没有那么多可能的，预料不到的极度狂热。”——尼克·霍恩比

2009年6月于墨尔本

2005年特版前言

1913年—2006年，海布里

1992年，《极度狂热》首次出版，而最近十三年来，绿茵场上足球的变化之巨大，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六十个年头。在1992年，你还可以站在北看台或钟楼看台，还可以像你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观看由英国教练率领的英国和爱尔兰球员的“甲级联赛”。在此让我们面对一个事实：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赛的质量可真不怎么样（比如50年代后期，或整个儿60及70年代，还有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阿森纳喜欢把球传给大个子中锋，如约翰·哈特森，凯文·坎贝尔，阿兰·史密斯，尼埃尔·奎因，李·查普曼，或者约翰·雷德福德，当时阻止进球似乎比进球更重要，只是在非常偶然时，比赛才会让你聚精会神不想错过。而现在，当你坐下观看英超比赛，观看那个由世界各地汇聚在法国儒帅麾下的球星们，观看他们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快攻时，如果你的眼睛离开球场哪怕只是一瞬，你就有可能失掉一次观看海布里前所未有的、划世纪的精彩进球。没有一个阿森纳球迷估计到这种足球的变化，即使有预感，也不会想到这些变化居然会发生在我们这支球队身上。我想说，这些巨大的变化似乎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中，但科幻小说一般来讲都比较令人沮丧：他们多数喜欢描述一个黑暗的，没有欢乐的世界——这种世界，从阿森纳的角度来看，更接近于这本书中所描绘的，而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着的世界。（乔治·奥威尔早就猜准了这些变化，他一定是个拥有

季票的超级球迷，“1984”^①真是很恐怖。)任何一个在阿瑟·温格执教以后才观看阿森纳比赛的年轻人，读了这本《极度狂热》，都可能会感到很郁闷，甚至会觉得有些可怕。不过，年轻人，别担心：过去那样糟糕的情形，是不太可能很快重演的。

十分希望这本书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神经正常的人还会这么怀念那种失望的过去。我想任何一个看过阿森纳比赛的人，不管他们追随球队时间的长短，都会怀念海布里的：那两个美丽的装饰艺术派的看台，那条街，以及环绕球场并似乎在掩藏和保护它的那些周遭的房屋……当然，还有属于它们的那些记忆。我们很幸运，因为大部分我们的美好记忆都是近年的，没有太多其他足球队的球迷们可以这么说。英国四个等级的足球俱乐部中的绝大多数，还依然生活在对久已逝去的辉煌的怀念中。随便在联赛表上用手一点，就会点中一支球队，依然在努力试图重现他们十年，二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的辉煌。阿森纳在21世纪已经荣获双冠并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赛季不败神话，我的许多海布里最珍贵的时刻都出现在近几年。托尼·亚当斯，在98年夺取联赛冠军的、对抗埃弗顿的那个进球；亨利03/04赛季对利兹的四个进球以及与利物浦对抗中的帽子戏法；还有2002年夺冠庆祝中，球员们对受伤的罗伯特·皮尔斯跪地的朝拜……当今没有太多的足球队，可以像我们这样：年轻和年老的球迷们能同时共享胜利的幸福时光！

只是球场自身，成了球队成功的“牺牲品”。太多人想观看这支球队，而海布里容纳不了他们。无法想象，在2006年5月，当最后一次离开我在东低看台的座位时，我的感受会怎样。但我却深知——尽管像许多球迷，尤其是许多阿森纳球迷一样，我有着悲观的天性——接下来的几年，将会有很多很

① 《1984》是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后拍成电影），其中描述了在幻想的1984年中，一个犹如法西斯统治的恐怖社会。在此比喻阿森纳球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如何让球迷们沮丧。

多让我们可期盼的。如果这不是对我们最后一天，在告别美丽的海布里时，所感受到的悲哀最好的安慰的话，我真不知道那又该是什么。

尼克·霍恩比，2005

(asn14译)

极 度 狂 热

尼克·霍恩比

谨献给我的母亲，以及我的父亲
For my mother, and for my father

我要感谢Liz Knights极大的支持，鼓励和热心，
Virginia Bovell的宽容和理解，
Nick Coleman, Ian Craig, Ian Preece, Caroline Dawnay
以及 Viv Redman。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1
1968 — 1975	/ 5
1976 — 1986	/ 99
1986 — 1992	/ 195
编者后记	/ 291

前言

1991年7月14日星期日

它每时每刻都在那儿，寻找一个出口。

十点钟左右我醒来了，泡了两杯茶，端进了卧室，在床的两端各放上一杯。我们都满怀思绪地喝着；醒来不过片刻，偶尔的交谈似乎仍像梦境般迷迷糊糊——关于窗外的雨，关于昨夜，关于在卧室里不停地抽烟——我曾保证不再这么做。

她问这个星期我要做什么，我想：

(1) 我在星期三要去找马修。

(2) 马修还拿着我的冠军录影带。

(3) [想起马修这个纯属有名无实的阿森纳球迷，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去过海布里了，所以还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球队新加入球员的表演] 我倒想知道他对安德斯·林帕的看法。

醒来后的十五到二十分钟里，简单三步，我已陷入幻境。我看到林帕带球冲向吉莱斯皮，变向到他的右侧，然后被绊倒：点球！李·迪克逊一蹴而就！2-0……默森的后脚跟挑球和史密斯的右脚远射破网……在安菲尔德，默森轻巧趟过格罗贝拉……戴维斯在维拉面前的转身抽射。（别忘了，这是一个7月的清晨，比赛休战的月份，没有任何俱乐部足球赛事进行。）当我让这些梦幻般的思绪完全占据脑海，继续向前追忆，穿越1989年的安菲尔德球

场，1987年温布利大球场，1978年的斯坦福桥，我所有的足球历程都在眼前闪过。

“你在想什么？”她问。

这时候我说了谎。我丝毫没有想什么马丁·阿米斯、杰拉尔·德帕蒂约^①或者工党。然而此刻，“痴迷症患者”没有选择，他们必须在这样的时刻撒谎。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说实话，那么在这个真实世界里我们将无法与任何人维持关系。我们会被抛弃，随着我们的阿森纳赛程、原版蓝色标记的斯代克斯唱片收藏以及查尔斯王卷毛狗一起腐烂，而我们的两分钟白日梦也将会越来越长，直到我们失去工作、不再洗澡刮胡子吃东西。我们会满身污垢，躺在地板上将录影带一遍又一遍地倒放，以图在心里记住每句评论，包括大卫·普利特^②对1989年5月26日那夜的专业分析。（你想我还需要去查这日期是否准确吗？哈！）事实是：平日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就是个痴迷的傻瓜。

我无意说对足球的冥思苦想实际上是对想象力的不当使用。《卫报》首席足球评论员大卫·莱希是一个好作家，而且显然是个富有智慧的人，可以想象，他对足球付出的心血绝对比我多得多。莱希和我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我很少思考。我记忆，我幻想，我试图重现阿兰·史密斯的每一个进球，我计算着我所去过的甲级联赛球场的总数；有一两次，当我辗转失眠时，我尝试着去数清我所见过的每个阿森纳球员。（当我是个孩子时，我还知道那支双冠王球队队员们的老婆和女朋友的名字；现在，我仅仅记得查理·乔治的未婚妻叫苏珊·法吉，鲍伯·威尔逊的妻子叫梅斯，但这一点点回想也完全多余。）

在人们对词汇的正常理解中，这些都不能称为“思考”。这里没有分析，没有自觉，没有任何严谨的思维，因为痴迷症患者在激情的支配下否认

① Martin Amis：英国当代著名作家。Gerard Depardieu：法国著名影星。

② David Pleat：英国资深足球评论员，长期为《卫报》撰写足球专栏。